



●馬來亞勞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聲明指出●

馬印會議改變不了

“大馬”反動本質

吁人民提高警惕，揭穿會議背後陰謀，把反大馬鬥爭進行到底！

我黨嚴密關注在當前形勢下所舉行的馬印會談及其會談中所牽涉的問題，對於這樣的一項會談及其進展，我們並不感到驚奇。這項會談完全暴露了聯盟政府和印尼反動派政權互相勾結，為美國的侵略戰爭政策當跑腿和走卒，而把國家帶入美國策劃的反華、反共和反人民深淵裡的罪惡勾當。

問題很清楚，當今印尼右派反動政權，是由美國一手扶持起來的。從它推翻印尼合法政府的那天起，它就瘋狂地掀起了排華、反共、反人民的逆流，在國內，大肆進行集體屠殺與迫害華人的血腥罪行，採取法西斯手段，鎮壓和封閉一切進步反帝的政黨和民間團體和人民，嚴重地破壞了印尼人民（包括華人）的民主生活和生存權利；對外則向英美等國獻媚，以取得英美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援助，充份暴露了它親美和反人民的反動本質。印尼反動政權的這種作法，完全符合美帝國主義孤立並包圍中國、鎮壓各國人民的民族民主運動、收買各國軍人推翻國內合法政府、進而侵略各國、霸佔全球的戰爭陰謀。因此，可以肯定，印尼已經成爲一個受美國控制，執行美國侵略政策的軍事基地和附庸國。

目前的[馬印會談]，就是在這種充滿反華、反共、反人民恐怖的法西斯氣氛裡舉行的。這是一項由兩個有着共同性質的政權，並且是在英美等國安排下進行的會談，存在種種不利於人民的反動陰謀和戰爭勾當是可以肯定的。

今天，美國的侵略政策已經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和打擊，尤其是在越南。它在東南亞地區的軍事同盟——東南亞公約機構已經面臨垮台，日益喪失了協助它進行侵略戰爭的作用，因此，在美帝國主義妄圖擴大越南戰爭的時刻，則着手在東南亞，尤其是在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和印尼等地區，重新佈置和加強它的軍事力量，它一方面收買印尼右派策劃印尼軍人政變，另一方面則直接或間接地通過它在日、泰、菲等國代理人進行拉攏聯盟政府。因而馬印會談和可能出現的馬菲印及泰邦聯的更進一步勾結，完全是在服務美帝國主義擴大越南戰爭政策的基礎上形成的。

這樣的馬印會談結果，不但不會給兩國人民和亞洲人民帶來好處，相反的，它却意味着反動派將更加依賴軍事獨裁統治，加強對各地人民的鎮壓。我們必須嚴正指出，馬印會談結果改變不了[馬來西亞]反人民的反動本質，並不能阻止我國人民和北加里曼丹人民、印尼人民以及全世界各國人民反對[馬來西亞]的鬥爭，我國人民將繼續

堅持反帝、反殖、反[馬來西亞]鬥爭，直到把[馬來西亞]徹底打垮。

最後，我們呼吁全體人民提高警惕，徹底認清馬印會談及馬菲印邦聯的陰謀，進而起來和一切由此而產生的不良後果作堅決的鬥爭，共同維護我國和亞洲各國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利益而奮鬥！

馬來亞勞工黨中央委員會
秘書處發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

支持羅素的行動

英國老哲學家羅素爵士，爲了進一步號召全世界人民起而反對美國侵略南越及支援南越解放軍的正義鬥爭。羅素決定效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紐倫堡戰犯審訊之方式進行審判，使美國頭號戰犯：約翰遜，麥納馬拉，魯斯克，羅治等人以缺席審判。

美國在南越進行的恐怖殘殺越南人民的行動，比起法西斯蒂所幹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在南越使用毒氣、化學品、拷打及殘酷恐怖的轟炸。無數生靈塗炭，無數田園被毀，越南人民遺棄血債，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

美國在南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無論如何是有必要給予揭露，使人民認清美國這批戰爭罪人，在[民主]這塊破布所掩蓋下是一副多麼窮兇極惡的猙獰嘴臉。羅素爵士以其高齡尚不疲於爲正義奔命的精神，號召全世界著名學者，審判這些和平的罪人，實是極有意義的工作。

羅素的支援南越人民從事正義的鬥爭的錄音帶已經通過解放陣綫的廣播電台給播送出來。這不僅對南越反帝的人民，亦對全世界反美帝的人民一個很好的教育與支持。

現在，全世界熱愛和平的人民，都應該對羅素的呼吁和正義行動給予全力支持。

在徹底粉碎美帝奴役世界人民及以戰爭發財的企圖之前，我國人民無庸對美國政府存有任何好感。我們必須認定我們和美國是沒有甚麼共同點的。反美，將此行動進行到底，使它在世界正義力量面前潰崩！

我們對英勇不屈的南越人民表示敬仰，正如羅素所說：[他們乃是爭取正義之戰士，永久令人想起獻身於崇高理想之努力所能做出之英勇行爲]。

我們完全支持羅素的正義呼吁，將美國戰爭頭子約翰遜，麥納馬拉，魯斯克，羅治這批人審訊，讓真理和正義重見天日。

★楊奇★

編者按語

星加坡的工人階級在不尋常的情況下，以不尋常的意志和毅力，熱烈慶祝今年度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在這個不尋常的慶祝大會上，左派團體和工人階級不僅需要面對來自行動黨法西斯政權的種種壓制和破壞，同時還要面對來自左翼營壘中不同意見者所提出的各樣刁難和阻撓。然而，不管是反動派的壓制和破壞也罷，左翼營壘中不同意見者所提出的刁難和阻撓也罷，都沒有法子摧殘這個慶祝會的舉行。實際上，星洲工人兄弟姐妹已經以堅強無比的毅力和高昂的鬥志，消除一個又一個的打擊而勝利地召開五·一大會，並以統一的步伐一致通過了所有大會提案。但是，數日之後，某些抵制五·一大會的政黨和工團又起來猛攻大會提案的第四條。究竟這第四條的決議錯在那裡！？為甚麼會遭致攻擊，攻擊者的論點怎樣！？新加坡各工團聯合慶祝勞動節委員會的答覆又如何等等，都是大家密切關注的。

為了方便起見，我們謹將五·一大會第四條決議全文、星洲社陣的批判式文章以及各工團慶祝勞動節委員會的答覆全文順序給予刊載，俾便研究。

新加坡各工團聯合慶祝「五一」勞動節

大會決議案“第四條”

“馬來西亞”是美英帝國主義所推行的新殖民主義在本地區的產物。左派一路來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幾年來的鬥爭實踐，已經極清楚地暴露了“馬來西亞”的確確是一個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本地區傀儡所一手併湊起來的，完全違反人民意願的新殖民主義產物。隨着“馬來西亞”的強加在人民頭上，反大馬和維護大馬就成了本地區人民同反動勢力之間鬥爭的焦點，反大馬和維護大馬也就成為本地區左派同右派之間的分水嶺。經過了這幾年來的極其激烈的鬥爭，大馬統治集團內外交困的處境已經非常嚴重化，而人民的反大馬力量却較前壯大了，處在更有理有利的地位上來。

由於有了反大馬進步運動不斷壯大發展的基本原因，再加上反動派內部矛盾尖銳化的直接原因，在去年八月九日終於發生了星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而宣佈“獨立”的事件。這是反大馬進步力量同維護大馬反動力量之間所進行的尖銳

鬥爭中所出現的一件重大事件。一方面，這是人民反大馬鬥爭的一個進展，是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所推行的新殖民主義政策的一個挫折；另一方面，星加坡並沒有因此而真正地“獨立”了，帝國主義及聯盟集團對星加坡的控制雖然在形式上改變了，但實質上仍然是存在着的“這種“獨立”跟人民的願望仍然是大有距離的。從本質上看，它確實是“假獨立”。

星加坡工人階級決心把反對“馬來西亞”的正義鬥爭進行到底！星加坡工人階級決心把反對仍然統治着星加坡的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的鬥爭進行到底！決心把對北加里曼丹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支援堅持

到底！星加坡和聯邦是馬來亞這一整體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份。我們星加坡工人階級確認：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馬來亞，是全體星馬人民在民族民主階段中，自始至終不可改變的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仍然是這樣。但是，這一民族民主階段中的戰略目標，只有在星馬兩地人民對兩地的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給予致命打擊和基本上打倒之後，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所以，兩地人民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所開展的反帝反殖反傀儡政權，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的進步鬥爭，不但沒有違反上述戰略目標，而且是實現上述目標所必要的，是為實現上述戰略目標而服務的，是必要的手段。

馬來亞人民鬥爭目標不容篡改

●星社陣評廿二工團五一群眾大會提案●

1. 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經歷了幾十年的時間，取得了不少成績和經驗；其間，帝國主義者及其本地代理人，耍盡了各種手段和陰謀，採取「分而治之」、「合而治之」又「分而治之」的政策，在一九四八年，搞星洲與馬來半島的分隔，在一九六三年強行成立「大馬」，又在去年八月九日安排了星洲退出「大馬」而「永久獨立」。所有這一切換湯不換藥的把戲，都是企圖欺騙群眾、分化及打擊反帝進步力量，以達到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繼續統治和剝削本地區人民的目的。

然而，不管帝國主義採取「分而治之」或「合而治之」也好，不

管它以武力鎮壓或進行懲制欺騙也好，馬來亞（包括新加坡）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正確地堅持了一貫的戰略目標——實現一個真正統一、獨立、民主的馬來亞，團結了各族各階層人士，與帝國主義反動派展開堅決的鬥爭，給予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以沉重的打擊。

2. 但是，令人關注的是，最近的一年來，在左翼隊伍中的一些人士，却一再提出在實際上起着阻撓

馬來亞人民實現這一正確戰略目標作用的口號和路綫。首先，他們堅持要提出不能解決民生問題而符合帝國主義利益的「退出大馬」口號，在帝國主義安排星洲退出「大馬」後，他們公然表示「歡迎星洲退出“大馬”」，而且在所謂「承認星洲“獨立”這一事實」的基礎上，提出了所謂「要爭取星洲更大自主權」，甚至準備提出誤導性的「爭取真正獨立的新加坡」作為鬥爭的口號；還散佈「李光耀集團可能

★轉入第三版★

(接自第二版)

星社陣許二十三工團

五一大會決議文章

爬回人民隊伍中來] 的言論。這些違背馬來亞人民戰略目標和反帝運動利益的錯誤言行，已在一年來的歷史實踐中，逐一宣告破產；但是這些犯了嚴重錯誤的人士，並沒有採取徹底糾正錯誤的態度，而是以轉彎抹角的方式，企圖在加工掩飾的情況下，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機會，繼續貫徹他們的錯誤的主張。

最近，提呈給五月一日羽球館群眾大會通過的提案，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五一大會提案的起草人，竟然在工人階級戰鬥性節日的大會提案中，以不令人注意的方式，偷偷混進與馬來亞人民鬥爭戰略目標相違背的錯誤觀點和路線。

3. 在這份長達五千字而類似政治宣言的大會提案中，儘管也列進了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馬來亞的條文，但是，在絕大部份的條文中，却一再地採用 [我們新加坡工人階級...]、[新加坡人民...]、[全星人民團結...] 等概念，這種強調性的詞句，顯然不是 [一時的疏忽]，而是起草人根本沒有從馬來亞的觀點而以新加坡為出發點所致；以這樣的觀點所草擬出來的大會提案，是具有非常嚴重的誤導性的。不過，這些人可能會辯解說，羽球館的大會是新加坡廿二工團主持，由新加坡工人出席，這是不得已的局限，因此，通過議決案中用 [新加坡工人...] [全星人民...] 這樣的詞句是無可奈何的事！(?) 誠然，不管是在活動範圍方面或是在反動法令的局限下，我們在指某地區的團體或工人時，會冠上某地區的名稱，但是，五一大會是表達工人階級鬥爭方向的一個重要集會，它的議決案所表達的概念與普通名詞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試問，若吉隆坡或檳城的工友們也舉行五一大會，在大會決議中也採用 [我們吉隆坡工人階級...]、[檳城人民...]、[全吉隆坡人民團結...] 等概念，這豈不是荒謬之至？豈不是誤導馬來亞工人的鬥爭嗎？這又怎能是符合馬來亞的觀點呢？我們要問提案的起草人：為甚麼竟這麼怕用 [馬來亞工人...] 的概念？顯然的，五一大會提案的起草人，已經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反動派強將星洲與半島分隔的概念！

4. 另一方面，提案第四條說，爭取實現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這一戰略目標，[只有在星馬兩地人民對兩地的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予致命打擊和基本上打倒之後，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所以，兩地人民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所展開的反帝反殖反傀儡政權，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的進步鬥爭，不但

沒有違反上述戰略目標，而且是實現上述目標所必要的，是為實現上述戰略目標而服務的，是必要的手段。]

眾所周知，帝國主義及反動派，是星洲與聯合邦重歸統一、是馬來亞人民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的一個重要的障礙不赶走帝國主義和打倒反動派要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就不可能。沒有人會否認，爭取民主權利也是反帝鬥爭中一個重要內容。但是，問題的關鍵是在於怎樣打倒帝國主義及反動政權？怎樣爭取民主權利？

從提案的這一條文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提案的起草人，首先已經接受了反動派將星馬分為 [兩地] 的概念。(此馬是“大馬”還是馬來亞，起草人並沒有說明)。正如中國人民不能接受 [台灣與中國兩地] 的概念一樣，馬來亞人民也不能同意 [星馬兩地] 這種概念，我們一向認為星洲是馬來亞的一部分，是馬來亞的一大城市，而不是 [兩地]；正如不應說 [吉隆坡與馬來亞兩地] 一樣，我們也不應說 [星馬兩地]。

在接受反動派 [分治] 的思想指導下，提案起草人所提出的，[實現戰略目標] 的 [必要手段] 是，要 [兩地] 人民 [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展開反帝反傀儡政權和爭取民族民主權利] 的鬥爭。顯然的，他是企圖在贊同馬來亞人民鬥爭戰略目標的招牌下，推行其乖離這一戰略目標的鬥爭路線。他並不是主張星洲城市鬥爭與聯合邦人民的鬥爭的有機配合，共同鬥爭來打倒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相反的，却是要 [兩地] 人民各自展開打倒帝國主義者的鬥爭。在 [具體情況] 及 [必要手段] 的名堂下，他們有意將星洲的城市鬥爭與整個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尤其是鄉村區的鬥爭分隔開來，有意將星洲及其他大城市工人須與鄉村區農民結成牢不可破工農聯盟的原則拋棄。這樣的提案，顯然是這些人過去所主

張的，[爭取星洲更大自主權] 或 [獨立的新加坡] 的延續，而且是為他們過去 [爭取星洲獨立] 的這一主張辯護的。按照他們的這種路線，住在星洲的人民 [必須要] 按照星洲的具體情況來反對帝國主義及李光耀，反對東姑政權變成是次要的事；而住在聯合邦的人民又 [必須要] 按照其具體情況來反對帝國主義及東姑政權，反對李光耀集團也變成是次要的事。這種作法，只能使人民 [只看局部、不顧全局]，而不能使全馬人民更緊密地聯合起來鬥爭。這只有阻撓馬來亞人民反帝鬥爭的勝利。正確的 [必要] 作法，應該是呼全馬 (包括新加坡) 人民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及東姑李光耀集團。

總之，提案的起草人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以轉彎抹角的方法，繼續來推行其違背馬來亞概念、違背實現戰略目標的錯誤路線。

這次五一大會，出現這樣的提案，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同時，有必要指出，這次大會是在李光耀集團苛刻條件下召開的。在非常苛刻的條件下妥協，只能給反動派利用大會來粉飾民主；同時，堅持一定要召開會議的一些工會領導人，無視其他工會的意見，沒有採取協商一致的原則，結果，造成左翼工團行動步驟上不一致的情況，公開暴露出來，這也是非常不應該的。尤有進者，行動黨政權，更利用此次大會，將它形容為 [反對社陣杯葛國會] 的工團所召集的會議，以此來進一步模糊群眾。

為了使馬來亞人民的鬥爭早日獲得勝利，我們不得不對這次五一大會的提案，作出上述的批評。我們希望犯上錯誤的人士，應迅速糾正錯誤，回到正確的鬥爭路線上來，更好地團結一致，共同為實現我國人民的鬥爭戰略目標——一個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而努力！

黨發表聲明責聯盟政府 禁謝太寶入聯邦，迎美大兵來馬“渡假” 為「媚外壓內」醜行

我們嚴厲譴責聯盟政權橫蠻禁止星洲社陣議員謝太寶同志進入聯合邦的措施，這完全是企圖阻撓馬來亞 (包括星加坡) 人民自由來往，阻撓左派政黨之間的聯系和團結。自從星洲退出 [馬來西亞] 以後，聯盟的 [媚外壓內] 對照。誰都知道美國大兵以酗酒打架胡作非為著名世界，更何況這是一些雙手沾滿越南人民鮮血的駐越美軍。這種作法更充份暴露了聯盟日益親美的醜惡面目，是為美大兵大批進入馬來亞鋪平道路，而把我國帶入美國侵略戰爭的漩渦裡。

我們呼廣大人民提高警惕，並緊密團結起來，反對聯盟政權阻撓人民自由來往，反對聯盟政權為美國效勞的危害國家人民利益的一切反動措施。

五月廿七日

——星加坡各工團聯合慶祝劳动节委員會——

答覆社陣領導評廿三工團

五一大會決議的全文

五月十四日，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機關報”第178期第四版刊載了一篇題為“馬來亞人民鬥爭目標不容篡改”評廿二（實際上是廿三）工團五一群眾大會決議的文章。與此同時，同期陣綫報第一版還發表了社陣黨中央對五一大會決議的意見，並且建議：“星洲各工團聯合慶祝五一劳动节委員會及有關人士，能在重視決議錯誤及其嚴重後果的情況下，收回第四條決議”。

作為馬來亞左翼力量的成員之一，我們歷來都很願意尊重社陣領導，並且，正如廣大人民一樣，我們對於社陣及其領導寄以深切的期望。我們歷來也十分歡迎和指望社陣領導能夠多多地給與我們有益的批評和指示。特別是當前行動黨反動政權加緊向左翼運動展開內外夾攻的時刻，特別是當前左翼內部出現明顯的思想意識分歧的時刻，我們自己認為，也希望同志們和朋友們同樣認為，對於一切不僅是來自內部的或外部的善意的意見，能夠加以重視。正是抱着這個態度，我們細心地閱讀了社陣領導的這篇文章。

攻擊五一大會決議，實際上就是侮辱與會的全體工友。

當我們讀完了這篇評論文章之後，我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作為左翼政黨的社陣，採取粗暴橫蠻的態度來對待我們左翼職工運動，這樣的做法，是極其惡劣、令人不敢傾敬的，這樣的做法，不但無助於消除當前左翼運動的意見分歧，無助於搞好左翼運動的團結，而只能把左翼運動帶到公開分裂的道路上。雖然，社陣領導在文章中口口聲聲指責的是決議的起草人，但是，只要稍有常識的人，都會認識，五一大會的決議，是全星工友反帝鬥爭的意志集中表現，是經過大會一致通過的。因此，大會決議是全體工友不可動搖的共同意志，社陣領導的文章攻擊大會決議，就意味着是向全體工友的意志的挑戰，而絕不是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只是在攻擊決議的起草人。假如，社陣領導的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豈不是等於說，全體工人都是任由決議起草人擺佈的“稻草人”了嗎？這豈不是對全體工友的一個絕大侮辱嗎？

怎不令人感到遺憾和抱憾？

令人遺憾的是，當我們讀完了這篇評論文章之後，竟絲毫也找不出一點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來給“各工團聯合慶祝劳动节委員會”及“有關人士”扣上“篡改馬來亞人民鬥爭的戰略目標”的帽子。然而，社陣領導畢竟這樣做了，我們不能不深感遺憾和痛心。

我們深感遺憾，因為社陣領導似乎在無的放矢。我們深感痛心，因為社陣領導有意無意地盡了歪曲、挑剔、恫嚇的作用。而且，社陣領導刊載這篇文章的用意也是明顯不過的。社陣領導無疑是準備將這篇文章當作一篇聲討和圍剿異己的檄文。因此，在深感遺憾與痛心之餘，我們不免又為此而擔憂。

為甚麼說社陣領導似乎無的放矢，有意無意地盡了歪曲、挑剔、恫嚇的作用呢？且讓我們看看社陣領導的這篇文章是怎樣寫的吧？

首先，社陣領導先給自己製造一個“未評先勝”的大前提，肯定地宣判了左翼工團以往所發表的言論、路線，在“歷史實踐”中“逐一宣告破產”（？）。這樣一來，便可以輕而易舉地一筆勾銷第四條決議。因為，既然以往的言論、路線全都在“實踐”中“破產”了，現在又在這“破產”的基礎上提出決議，當然是錯上加錯，非“及時收回”不可了。

根據社陣領導的文章的說法，因為第四條決議“是以轉彎抹角的方法，繼續推行違背馬來亞概念、違背實現戰略目標的錯誤路線”。所以應“及時收回”，“以免此輿論性的決議繼續危害我國的民族民主運動”。果真是這樣的嗎？

星加坡人民或工人階級的概念是星左翼運動向來採用的（包括社陣在內）

社陣領導指責大會決議，提出星加坡工人及星加坡人民的概念是錯誤的。按照他們研究的結果，提出星加坡工人及新加坡人民的概念是「根本沒有從馬來亞的觀點而以新加坡為出發點所致，並且還宣稱，這是具有非常嚴重的誤導性，等等」。老實說，直到現在，我們還感到莫明其妙，問題為甚麼是這樣的，為甚麼新加坡工人及新加坡人民的概念不能提而只能提馬來亞工人及馬來亞人民的概念。其實，提出新加坡工人、聯合邦工人或者馬來亞工人的概念，都是允許的，問題在於我們要闡明甚麼問題，如果我們為了要闡明新加坡這一區域的工人或人民的鬥爭，當然可以而且也應該使用新加坡工人或新加坡人民的概念。在我們的決議中就明確

地指出：新加坡和聯合邦是馬來亞這一整體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因此，新加坡工人或聯合邦工人的概念對馬來亞工人的概念來說，是概念的限製，是從馬來亞工人的這一比較一般的概念轉為新加坡工人或聯合邦工人的比較不一般的概念。即使新加坡工人的這一概念也可以繼續限制的，打比方說，我們所說的大坡區工人、小坡區工人、武吉班讓區工人或者巴魯禮巴區工人等等，這些概念都是新加坡工人這一概念繼續限制的結果。同樣的，對新加坡工人或聯合邦工人的概念來說，馬來亞工人是概念的概括，是從新加坡工人或聯合邦工人這一比較不一般的概念到比較一般的概念。概念的概括，是從一般性較小轉到一般性更大的概念，最後會達到外延極廣的概念，如馬來亞工人的概念轉到亞非拉工人的概念，亞非拉工人的概念又可以轉到全世界工人的概念便是。因此，概念的限製，或概念的概括，都是在我們思維過程中允許和必須使用的兩種邏輯的方法。假如，在思維的過程中，不允許使用概念的限製的邏輯方法的話，我們在闡述工人階級運動的事務時，豈不是只能說全世界工人階級，而不允許使用中國工人階級、越南工人階級以及馬來亞工人階級等概念了嗎？使用了這些概念，豈不是要被指責為缺乏“國際主義精神”了嗎？這種指責究竟有甚麼邏輯上的根據？雖然我們非常不願意跟社陣黨內的領導同志在概念問題上兜圈子，但是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得不附帶說明這些。我們願意提醒社陣的領導同志，新加坡工人或新加坡人民的字眼，並不是在今年的五一大會決議中第一次出現的（有新加坡左翼運動的大量文件可供引証）。早在一九六一年李紹祖同志就不止一次地使用新加坡人民這樣的概念了（有他的文章和演詞可供引証）。這是不是旨在誤導人民呢？是不是「根本沒有從馬來亞的觀點而以新加坡為出發點所致」呢？請看這些同志怎樣自我辯解吧，這些同志說甚麼決議所表達的概念與普通名詞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五一決議中的新加坡人民的概念就是表達的概念，社陣黨內領導同志使用新加坡人民的概念是普通名詞。這種辯解，總的一句，就是：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接自第四版)

星各工團慶祝勞動節委員會

答覆社陣領導評五一大會決議的全文

不合理的指責是
不能令人信服的

社陣領導在文章中還發揮了一通甚麼“星馬兩地”的概念的理論。對於這一問題，浪費筆墨爭辯也是徒然的。我們只想建議這些同志重讀社陣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三日的政策聲明“論憲制進展與人民的統一”(陣綫報第一輯叢書)，社陣的這篇政策聲明的第一句話，就使用“星馬兩地”的字眼。社陣領導，指責五一大會決議使用星馬兩地的字眼是首先已經接受了反動派將星馬分開“兩地”的概念，這豈不是也等於指責自己的黨是首先已經接受了反動派將星馬分為“兩地”的概念？這種指責是對自己的黨和所有的同志的絕大侮辱和輕蔑，是社陣廣大同志所不能接受的，是全星馬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社陣領導在文章中如果是就第四條決議的全文加以全盤、透澈的分析，進行實事求是地指出決議的精神實質已違反了“馬來亞概念”或“戰略目標”，我們十分樂意接受一切合理的批評。但是，如果要在文字上或概念上加以歪曲，而後給我們扣上帽子，我們也不會為之嚇倒。

兩個內涵不同的東西，怎能邏輯論証

社陣領導在文章中，把“吉隆坡人民”、“檳城人民”拿來跟“新加坡人民”相提并論，用形式邏輯來駁斥決議，怎不顯得貧乏無力？事實上“馬來西亞”存在是一個客觀現實，新加坡在形式上“退出”“馬來西亞”也是一個客觀現實。新加坡以本身作為一個政治單位被併入“馬來西亞”，是一種新殖民統治方式；新加坡從“馬來西亞”退出，是另一種新殖民統治方式，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後，新加坡的行動黨傀儡政權與“馬來西亞”的聯盟傀儡政權，畢竟構成了兩個反動統治的暴力機關，畢竟使新加坡與聯邦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政治單位，這是檳城和吉隆坡從未有過的事。地理上的差異暫且不談，單從政治上的地位看，怎能把它們拿來跟“新加坡”相提并論呢？兩個內涵不同的東西，怎麼能夠邏輯論証？令人懷疑的是，社陣領導如此這般的論証問題，究竟要把群眾帶到甚麼地方去？

其實，在某些特殊的地區性的問題上，為了具體地聯繫實際地表達吉隆坡或檳城人民的願望，爭取吉隆坡或檳城人民的利益，而在鬥爭中採用“吉隆坡人民”、“檳城人民”等字眼，不但是正確的，而且是必要的。比如，“吉隆坡人民反對由聯盟中央政府接管自治市議

會”、“檳城人民反對自由港地位被剝奪”等鬥爭，有那一個真正左翼政黨曾經狂妄地鳴鼓而攻之呢？新加坡跟吉隆坡或檳城比起來，無疑的，是有着更大的特性，有着更多的不同的具體情況的。新加坡的左翼運動，假如視之如讎，而一概不准用“新加坡工人”、“新加坡人民”等字眼，那麼這種地區特性和不同的具體情況，又要怎樣加以體現呢？“一切取決於條件、時間、地區”的至理名言，不是首先要被拋進垃圾桶裡去了嗎？

先歪曲，后猛攻的
手法，是探討問題
應有的居心嗎？

還必須指出：決議中所用的“星馬兩地”中的“馬”，明明白白是“馬來亞聯邦”的縮語，一點也不含糊，絲毫也曲解不得的。因為，第一，星洲和馬來亞聯邦這個局部與局部的關係，用“星馬”作為其縮語，已經是極其習慣了的，已經是極其普遍了的；不用“星馬”，難道要我們用“星來”、“星亞”、“星聯”、“星合”、“星邦”嗎？老實說，我們不敢狂妄到這種地步！第二，從語法的結構上來看，也明明是指“馬來亞聯邦”。決議中是這樣寫的：“新加坡和聯邦是馬來亞這一整體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我們新加坡工人階級確認：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馬來亞，是全體星馬人民在民族民主階段中，自始至終不可改變的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這一民族民主階段中的戰略目標，只有在星馬兩地人民對兩地的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給與致命打擊和基本上打倒之後，才有可能真正實現……”第二句及第三句中的“星馬”明明白白是第一句中“新加坡和聯邦”這主詞的縮寫法。這難道還有疑問嗎？現在，社陣領導在文章中竟然把這種最淺顯最明確的表達方式，歪曲成為“新加坡和馬來亞”(局部與整體)，并用嘲諷的口氣進一步類比為“台灣與中國”(局部與整體)、“吉隆坡與馬來亞”(局部與整體)。試問，這種把別人的原意加以歪曲，然後大肆猛攻，這是探討問題應有的居心嗎？

以往左翼運動領導，採用“星馬兩地”“星洲人民”等字眼，應被指為不顧馬來亞人民整體利益嗎？

其實，“新加坡工人”、“新加坡人民”、“星馬兩地”、“星馬人民”等字眼，並不是甚麼洪水猛獸，殆害群眾的東西，用了它，不見得就是不顧馬來亞人民的整體

利益，大搞“本位主義”了。新加坡左翼運動，作為馬來亞左翼運動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歷來都是與聯邦左翼運動唇齒相依、相互支援、相輔相成的，歷來都是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展開促進共同利益的鬥爭的。一路來，新加坡左翼運動的領導，為了鬥爭的需要，在言論中，在文字上，採用了“新加坡工人”、“新加坡人民”、“星馬兩地”、“星馬人民”等字眼，絕不是因為他們還沒有或不要“馬來亞概念”，更不是他們不顧馬來亞人民的整體利益，僅僅關心到新加坡的局部利益。事實上，他們對於星馬兩地被人為地分割的痛恨，可說最深，對於實現星馬真正復歸統一的爭取，可說最力。怎能因為採用了“新加坡工人”、“新加坡人民”、“星馬兩地”、“星馬人民”等字眼，就說他們違背了“馬來亞概念”呢？現在工運的領導，沿用了以往的措詞，不僅是一種習慣的用法，而且也還是有其需要的(當然不以“疏忽”來辯解)。錯在那裡呢？社陣領導的評論文章既沒有指出這類字眼已經過時(該拋棄的習慣的用法)也沒有指出當前的鬥爭已經完全沒有採用這類字眼的必要了，而只是在文字上兜圈子，一口咬定用了這類字眼，就是“違背馬來亞的概念”。這不是挑剔、恫嚇，又是甚麼呢？

篡改馬來亞人民鬥
爭的戰略目標的黑
帽是扣不到我們的

社陣領導的這篇文章，標題是[馬來亞人民鬥爭目標不容篡改]，從這樣的標題看來，就有着指責“決議起草人”(按照社陣領導的說法)企圖篡改馬來亞人民鬥爭的戰略目標的意思了。第四條決議在甚麼地方篡改了“馬來亞人民鬥爭的戰略目標”呢？決議不正是明明白白地用簡單淺白的語言寫道：“新加坡和聯邦是馬來亞這一整體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我們新加坡工人階級確認：實現一個真正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馬來亞，是全體星馬人民在民族民主階段中，自始至終不可改變的最重要的戰略目標。”這段話難道還有含糊之處嗎？“篡改馬來亞人民鬥爭的戰略目標”的帽子是扣不到我們的頭上來的。

絕妙的引伸和想像

社陣領導的文章，還對第四條決議中的“這一民族民主階段中的戰略目標，只有在星馬兩地人民對兩地的帝國主義及其傀儡勢力給予致命打擊和基本上打倒之後，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兩地人民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所展開的反帝反殖反傀儡政權、爭取更大民族民主權利的鬥爭”“是為實現上述目標而服務的、是必要的手段。”進行強烈的指責，說是“企圖在贊同馬來亞人

★轉入第六版★

(接自第五版)

星各工團慶祝勞動節委員會

答復社陣領導評五一大會決議的全文

民鬥爭戰略目標(從文章的標題看,社陣領導顯然是暗指我們企圖篡改馬來亞人民鬥爭的戰略目標——這不是自相矛盾嗎?)的招牌下,推行其乖離這一戰略目標的鬥爭路線、“不主張星洲城市鬥爭與聯合邦人民的鬥爭的有機配合,共同鬥爭來打倒帝國主義者及反動派”、“有意將星洲的城市鬥爭與整個馬來亞的民族解放鬥爭尤其是鄉村區的鬥爭分隔開來。”、“有意將星洲及其他大城市工人須與鄉村區農民結成牢不可破工農聯盟的原則拋棄。”、“反對東姑政權變成是次要的事。”等等。真是絕妙的引伸和想像!把“兩地人民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所開展的進步鬥爭。”、說成了這樣“離經叛道”,難怪聽信的人要口誅筆伐了。

事實是怎樣的呢?

世界上沒有一個成功的反帝反殖鬥爭,不是按照自己的具體情況而開展,并取得輝煌的成績的。星馬的反帝反殖鬥爭歷史,也早已証明了這一點,有誰認為星洲以往的反帝反殖鬥爭不是按照本身的具體情況而進行的呢?能不能說星洲一路來的一切按照本身的具體情況開展的鬥爭,是“不主張城市鬥爭與鄉村鬥爭相配合”、是“有意將工農聯盟的原則拋棄”?能不能說星洲一路來一切按照本身具體情況開展的鬥爭是“乖離”了星馬真正統一的戰略目標?這是何等嚴重的想像呀!試問,星馬的反帝反殖鬥爭,是怎樣發展、壯大起來的呢?難道會是星馬人民不按照具體情況的“教條主義”鬥爭所取得的成果嗎?

我們堅決贊同城鄉鬥爭相結合、堅決執行工農聯盟原則

我們認為,社陣領導把第四條決議說成是反對城鄉鬥爭相結合,拋棄工農聯盟原則等等,如果不是要把問題帶到十萬八千里外去,無的放矢,便是對原意的曲解,我們願藉此誠懇地重申:我們堅決贊同城鄉鬥爭相結合、堅決執行工農聯盟的原則。這個立場,不論在何等複雜困難的情況下,都堅持到底的。也正是依據這個原則立場,我們認為,一切鬥爭只有與自己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才是正確的,才是把原則立場貫徹到具體鬥爭上去,才能把原則立場堅持到底。我們也以為,不論帝國主義反動派怎樣改變統治方式,以有關地區人民的名義表達自己的思想看法,結合有關地區的具體條件,進行促進有關地區利益的鬥爭,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最有力的。新加坡人民與聯合邦過去、現在、將來,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前途。能不能說促

進新加坡人民利益的鬥爭就是與促進聯合邦人民利益的鬥爭“背道而馳”呢?

讓我們初步表達“城鄉鬥爭”與“工農聯盟”的看法。

既然社陣領導不厭其煩地在“城鄉鬥爭”與“工農聯盟”的問題上大做文章,那麼就讓我們針對這兩個問題,初步地表達我們一點點初淺的看法,請教於社陣領導同志。

為甚麼提出新加坡與聯合邦人民“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開展鬥爭”就是“不主張新加坡人民的城市鬥爭與聯合邦人民的鄉村鬥爭有機地配合呢?難道必須把新加坡的具體情況與聯合邦的具體情況機械地共同起來,才是主張新加坡的城市鬥爭與聯合邦人民鬥爭的有機配合嗎?不要說新加坡與聯合邦的具體情況會有所不同,就是在聯合邦區域內的城市與鄉村、城市與市鎮(或者說半城市),市鎮與鄉村,這一城市與那一城市,這一鄉村與那一鄉村,都會存在着不同的具體情況,誰也不能說客觀地承認這些區域的不同的具體情況,就是要把城市與鄉村的鬥爭分隔開來或者是不主張城市與鄉村鬥爭的有機配合。左翼運動應該客觀地實事求是地承認馬來亞各地域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具體特點,只有正確地認識了這些具體特點,才能正確地認識城市與鄉村鬥爭的相互關係,才能把城市與鄉村人民的鬥爭更加正確地有機地聯繫起來!相反的,否定了城市與鄉村的具體特點,或者是不去正確認識城市與鄉村的具體特點,便不能把城市與鄉村人民的鬥爭正確地聯繫起來。

實事求是承認統戰過程中的具體特點,應否被指為拋棄工農聯盟?

為了要實現馬來亞民族民主運動的勝利,必須要建立在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廣泛民族統一戰綫,特別是聯合邦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實現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綫,更是一個艱苦的任務,需要做長期、耐心、系統的努力。由於民族構成的關係,各民族在政治經濟上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思想和政治覺悟也是不平衡的,誰也不能懷疑,馬來亞的反帝反殖鬥爭必須而且一定能夠建立工農的鞏固聯盟,但是從現階段看,聯合邦的農民特別是馬來農民の思想和政治覺悟是比較低落的。在過去反日本法西斯反英帝國主義以及當前的反帝反殖反馬來西亞反傀儡政權的鬥爭中、馬來農民沒有積極地普遍地參加,在一個可以預見的將來

的時間內,馬來農民也還不可能積極地普遍地參加到反帝反殖反馬來西亞反傀儡政權的鬥爭行列中來。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我們這樣說,並不是像某些人(正如社陣領導)所說的那樣,要把工農的鞏固聯盟拋棄,而是使到我們廣大的同志認識,去教育、團結和動員馬來農民起來鬥爭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因為,沒有把馬來農民教育、團結和動員起來鬥爭,馬來亞的民族民主運動就不可能進入波瀾壯闊的時期,就不可能取得最後的勝利,這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嗎?所以,我們說馬來亞的工農聯盟必須而且一定能夠建立起來,但是聯合邦鄉村的馬來農民還沒有普遍覺悟,而且覺悟也不高,在現階段工農還沒有建立鞏固的聯盟,這完全不意味著我們忽視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或者把工農鞏固聯盟拋棄,而是使我們廣大的同志能夠充份認識,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是一項十分重要而且是艱苦的任務,使廣大的同志更加重視并加緊進行這項教育、團結和動員馬來農民的艱苦任務。這不是非常正確的嗎?為甚麼實事求是地承認馬來亞人民的統一戰綫的形成過程中某些具體特點,就要被指責為把工農的鞏固聯盟拋棄呢?

把左翼運動內部分歧馬虎判為敵我矛盾,是損害左翼運動戰鬥團結的作法

新加坡的左翼運動,比過去任何時刻,迫切需要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假如,有人認為,左翼運動今天出現了意見分歧,而必須通過在組織上的對立鬥爭來解決,那是不符合我們團結對敵的利益的。儘管我們的內部有意見上的分歧,從問題的根本性質上看,這些分歧是屬於我們內部的是非問題,即人民內部矛盾,這些矛盾並不是根本利益的衝突,是正確意見與錯誤意見的矛盾,是正確路綫與錯誤路綫的矛盾,對待或處理這些矛盾,必須先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內部的爭辯或鬥爭,來解決這些意見上的分歧,從而使左翼運動能夠在新的條件下達到新的團結。更明確地說,就是,我們左翼運動內部儘管存在着這樣或那樣的意見分歧,必須針對這些分歧意見進行爭辯,但絕不應該因為內部的意見分歧展開鬥爭而損害左翼運動的戰鬥團結,應該把堅持真理的“原則性”與保持團結的“組織性”正確地統一起來。令人深感遺憾的是,有些同志(正如社陣領導)並不是這樣認識問題的,他們對問題的爭辯並不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的,他們對問題的爭論不是為了追尋真理,不是與有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友善的討論。這些同志在他們自己的組織內部出現了意見分歧時,他們不是採取堅持真理的“原則性”與服從組織的“紀律性”相結合的方針,他們為

★轉入第七版★

(接自第六版)

星各工團慶祝勞動節委員會

答復社陣領導評五一大會決議的全文

了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自己組織內的同志身上，而一旦廣大的同志不接受他們的意見時，他們不是採取耐心的說服或批評以及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而是採取組織上的分裂或對立的方針，如社陣現在的某些領導同志（以李紹祖醫生為首）在國民登記問題上因為意見上的分歧而退黨，就是一個非常明顯和印象深刻的例子。這些同志，在對待自己組織內部的分歧意見，採取這樣惡劣的態度，在對待整個左翼運動的內部分歧意見，也是採取這樣粗暴的態度，尤其嚴重的還在於，這些同志蓄意地把當前左翼運動的內部矛盾馬虎地草率地判定為勢不兩立的敵我矛盾，從而以解決敵我矛盾的方式、展開你死我活的對敵鬥爭來解決內部矛盾。今天新加坡左翼運動內部思想分歧的不斷擴大，關係上的惡化，組織上的分裂，鬥爭步伐上的不統一，都是跟這些因素，分不開的。

左翼運動出現意見分歧有其社會歷史的根源，不應強調個人的責任。

今天左翼運動出現了意見上的分歧，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一切錯誤的思想的產生是有其社會歷史的根源，企圖把左翼運動的意見分歧簡單地理解為純粹是幾個領導人的固執己見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當然，某些領導人是否正確對待分歧意見與保持左翼運動的統一關係，是決定事情是否正確處理或是因意見分歧而導致組織上分裂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對待錯誤的思想時，是不應該強調個人的責任，不要以為只要簡單地打擊了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問題就解決了，我們應對錯誤思想的內容以及產生錯誤思想的具體環境，進行耐心的分析，從而使廣大的同志能夠認識這些思想的危害性，使廣大的同志，正確地認識堅持既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又要反對“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兩條路線鬥爭的重要性。假如不這樣做，而把鬥爭的主要矛頭指向某些個別同志身上，這只能簡單地打擊個別同志外，是不能肅清錯誤的思想，也不能保證以後不會發生同樣的錯誤。

只有堅決反對“左”及右傾機會主義，才能捍衛正確的政治路線。

在思想與政治上，堅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以及“左”傾機會主義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的，因為，不論右傾機會主義或“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不符合廣大人民和工人階級的鬥爭利益的，任由右傾或“左”傾機會主義思想的橫行，都勢必要使左翼的鬥爭事業一敗塗地。

在今後的鬥爭中，我們必須堅決反對不敢在戰略上蔑視敵人，不敢與敵人展開針鋒相對鬥爭的軟弱無能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這是當前主要的危險思想），同時又必須認真而且嚴肅地肅清一切盲動主義以及關門主義的思想，堅決反對不到決戰的時機，沒有決戰的力量，就輕言與敵人進行決戰的盲動與冒險主張。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捍衛正確的政治路線，反對錯誤的政治路線。

當前，在國際上，工人階級正在進行一場偉大的思想鬥爭，即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思想鬥爭，全世界工人階級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對各國人民的反帝鬥爭，有着深刻的意義，因為只有徹底反掉現代修正主義，全世界各國人民才能完成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偉大歷史任務。各國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都必須認真地反對現代修正主義，馬來亞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應該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看作是嚴肅的政治任務，只要出現了現代修正主義思潮，就必須向它展開堅決的勝利鬥爭。但是，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思想鬥爭，必須是實事求是的，而且在態度上必須是嚴肅和認真的。不幸的是，有些同志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態度上是不嚴肅不認真的，這些同志企圖利用廣大同志仇視與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情緒，馬虎地草率地把當前左翼運動的內部矛盾判定為敵我矛盾，把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扣上“現代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錯誤地進行無情的打擊。廣大同志應該認識，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與容忍“左”傾機會主義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同樣的，反對“左”傾機會主義也絕不能容忍現代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我們必須堅持兩條路線的鬥爭，堅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也堅決反對“左”傾機會主義。

解決左翼內部分歧唯有從團結的願望出發

應該強調的是，左翼運動內部的思想鬥爭，不但是為了弄清是非，而且也是為了團結同志的。解決左翼運動內部意見分歧，必須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批評以及自我批評或者內部爭辯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內部分歧，使到左翼運動能夠在新的條件下達到新的團結，廣大同志和工友群衆，絕不願意看到左翼運動因為內部的意見分歧而導致組織的分裂或對立的。我們衷心的期望，有意見分歧的同志，老老實實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友善的討論和協商辦法消除分歧，只要大家都有團結的願望，左翼運動的反帝戰鬥團結一定會得到發展的。我

們有理由相信，廣大同志和工友群衆一定能夠發揚團結對敵的優良傳統，反對分裂助敵的錯誤作法。我們也衷心地期望，為了左翼戰鬥團結，為了對敵鬥爭的有利發展，大家應該糾正一切馬虎、草率、粗暴的不正確作法，尤其是不要馬虎地草率地把當前左翼運動的內部矛盾判定為敵我矛盾。假如有確鑿有確鑿的証據和根據，可以肯定地判定的確確屬於敵我關係，那麼，不妨正接地把事實擺出來，把這道講出來，假如真的是千真萬確的、令人信服的，我們保證一定堅決參與這場偉大的對敵鬥爭。

還有許多問題，我們以及各有關工團將在適當的時間內進行答覆。

請教三個問題

現在，我們有三個問題，要請社陣領導同志：

- (一)為甚麼，作為一個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左翼政黨，沒有慶祝偉大的國際勞動節？
- (二)為甚麼，我們邀請貴黨參加五一大會和國遊會，貴黨連一個禮貌的回答都沒有？
- (三)為甚麼，貴黨主席李紹祖醫生偏偏在工人階級的偉大節日來臨之前，發表“獻詞”無原則地攻擊左翼工運領導？

(本“委員會”將這篇文章寄給社陣主席李紹祖醫生，要求在“陣綫報”上全文發表。同時也希望各有關工團在會訊上全文刊登。)

新加坡各工團聯合慶祝勞動節委員會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

州代表大會長期召開

由於最近這段期間，各地支部均着重在「迎黨慶、反美帝」的活動上，紛紛舉行慶祝會及主辦越南問題資料展覽會。以致影響推派代表及鳩收年捐的工作。

因此，原訂於七月三日召開余乘黨員代表大會，已被迫展延至七月廿四（星期日）上午九時正在居鑾甘榜巴野民衆大會堂舉行之。

集中火力在對敵上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星洲（馬來亞的 [大城市] 之一）的某些工團和政黨，正以最大的精力和篇幅去評擊 [右傾機會主義]（？），這種火力的集中，聲勢的驚人，超越了對敵人的程度。還在他們看來或許是以為：先 [安內] 而後 [攘外] 吧！這種在大敵當前，且在其治下，作出了這樣 [卓越] 的戰鬥姿態，不禁使人——特別是統治者，感到滿足，且發出會心的微笑的。而在左翼管蠅裡，相信絕對沒有人會感到快意，只會感到沉重而已。

[二、二] 事件以後，當我們敬愛的領袖：林濟祥及他的一批忠實的同志被逮捕後，就在許多問題上，產生了歧見，甚至發展到公開的爭論，最後以至於達到像目前這樣的大 [鬥爭]。許多群眾，對這些一個問題緊接着一個問題的發生，一套理論到另一套理論的搬用，感到迷惑和無所適從；那就更談不上如何在實際鬥爭中去從事打擊或削弱敵人的工作上去。

我們認為：目前，我國的現狀和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如：中國，越南民主共和國截然不同。在他們國內，佔統治地位的反動派，已被打倒，反動勢力大致上也已肅清，人民已經當家作主，因此在對待資產階級思潮的整肅，採取了最強硬的手段，這是應該而且必要的。但在我國，暫時強大的反動派，還虎視眈眈地向着一切進步力量的時刻，在對待一些尚未被 [肯定] 的問題，實在不宜集中大部份力量去 [圍剿]。在左翼內部對處理和解決 [策略] 性的問題，應該採取協商的方式，先儘量取得一致的意見，而後行動，是符合我們左翼鬥爭的目的。我們應該把絕大部份的時間和精力，看準在反動派的身上，集中火力地向着他們。

或許有人認為這樣的作法，是不徹底的，[假團結] 的，他們認為必須要在肅清反對思想後，才能達到 [真團結]。也由於此真團結達到後，進攻敵人才更有效。這樣的看法，如果是建立在路線上的爭，尚還說得過去；因為有兩條不同的路線，在未解決之前，要向敵方進行鬥爭也是無效的，更談不上團結。對我們社會主義運動的工作者來說，不管甚麼時候在甚麼情況下，我們都必須堅持 [兩條路線] 的鬥爭。捍衛正確的鬥爭路線，堅決反對錯誤的鬥爭路線。鬥爭路線必須先擺正它，否則整個運動就不能前進，甚至會因此而步入歧途，使整個運動遭受慘重的損失。從總的方面來說，鬥爭路線只有兩條：一條正確，另一條錯誤。但如果（實

際上是必須）再細辯下去，則不難可以發覺錯誤的鬥爭路線乃來自兩個偏差，即：右傾機會主義思想路線和左傾機會主義思想路線的兩個偏差。右傾機會主義者只一味強調 [敵強我弱] 的處境，看不到反動派的頹勢和左派運動的成長規律。因此，右傾機會主義者害怕敵人的暫時強大，不相信人民的偉大力量是不可戰勝的。他們容易投降、妥協，不敢發動群眾性的鬥爭。這種思想路線對社會主義運動是一服有害的腐蝕劑，必須堅決反對，連根剷除掉！左傾機會主義者同右傾機會主義者剛好相反，左傾機會主義者不顧暫時的敵強我弱的客觀事實，而單憑一股敢於鬥爭的勇氣，不講究具體情況，不採取正確鬥爭方法，一心一意只想 [鬥] 而又不知如何 [鬥]，結果，讓整個運動遭遇不必要的損失；我們堅決要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對左翼運動有百害而無一利的錯誤思想路線。我們堅決要捍衛的是：[敢於鬥爭，敢於勝利，善於鬥爭，善於勝利] 的正確思想路線。

思想路線的問題可以爭論，但，爭論要有原則，必須實事求是地、靈活地把一般性的理論同特殊的具體事物結合在一起，必須以 [治病救人] 的態度進行之。而不能不顧現實，不能故意歪曲事實和別人的原意，更不能憑藉自身的喜惡，對持有不同意見者亂套帽子。實際上，我們展開思想路線的爭論，目的是要提高幹部及基層黨員鑑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認識水平，是要把鬥爭擺在正確的軌道上，是要更好地打擊敵人、暴露敵人、殲滅敵人，喚起大眾以致壯大自己的力量。

目前，在一些個別問題上，意見的不同，策略部署上的不一致，既然已發展到爭論上，就讓它繼續爭論下去吧！但爭論的態度和原則是應該有的。這些爭論必須是服膺於打擊敵人，壯大自己的原則上，而以這原則去爭取解決彼此不調和之個別觀點，以新達到統一。所以，在這些爭論上，其出發點是好的。其比重也以對幹部灌輸政治教育為依據，而非搬用理論來嚇人而已。

我以為以比重較少的篇幅來研討一些問題，從而達到教育群眾的政治工作是應該作的，而用較大的

部份時間和精力集中在打擊敵人的工作上。

就以星加坡議會所強行通過的 [職工會修正法案] 來說，就我所知，只有在一些工團或政黨的刊物或會訊出現了一些寥寥可數的批評文章而已。在工人群眾中，在政黨的幹部中，并未掀起一股反對浪潮，也沒有積極地以有效的行動去展開一些反對的工作；在工人中，在左翼運動的群眾裡，這項反迫害、反獨裁的工作被忽視了，形成了左派工運被套上一條 [索]。

回憶過去，反動派的任何陰謀措施，只要一有蠢動，我們的那批現在尚還在津宜監牢裡“養息”的領袖，就會馬上發動幹部向群眾深入宣傳；往往在反動派宣佈其別有企圖的法令的同時，一股如火如荼的群眾性的運動就聲勢浩大地展開，狠狠的打擊着敵人，並由此運動提高了群眾的政治水平，也提高了群眾的理論水平，而現在情形是相反了，是“放着工作不做”大搬理論，這些“理論”是建立在鬥爭中的總結？把“沙龍”式的理論，搬了出來，而對反動派的進攻給忽視了。這種忽視，對一個有良知的政治工作者來說，應該是自咎的。

我希望左翼運動內的朋友，不必以目前的紛爭而感到迷惑，我們一定要集中火力於對抗反動派的進攻和蛀蝕，把強大的戰鬥力，灌注在對敵的各種形式的鬥爭上。而目前的爭論，其最大的目的，是結合着當前政治局勢（對敵的），離此目的，則是空談。我們對空談或遠離對敵鬥爭的政治理論，不感到興趣，也將不予以重視，讓其陶醉式的空談下去吧！我們不會與他們一樣地有着這樣多的閒情逸趣。我們要集中大部份精力於對敵上。

小 啓

由於本期稿擠，故 [非洲民族的覺醒] 一文，暫時停刊一期，下期繼續刊登。

事非得已，尚祈見諒。